

老手艺温暖了冬季

赤 尔

闲情时刻



我家故事



老有所乐

蜗居家里玩猜谜

韩长绵

我和老伴平常就爱玩猜谜游戏，而且特别喜欢制谜，我俩的一些动物谜、成语谜、歇后语谜、字谜等谜语，还被多种报刊所采用。蛰居家里防疫情，时间充裕得很，猜谜制谜自然就成为我们每天都要进行的一项活动了。

在活动中除了正常进行的“我出你猜”“词语连接”“一字多谜”等项目外，还特别将有关防疫疫情的内容加入其中，每天都有“防疫专题”。比如“防”“疫”的开篇谜就是我俩信口拈来的，我将“防”制谜为“老方耳朵长反”，她接口就把“疫”制谜为：“小殳住进医院”。在接下来的几天里，我俩先后完成了对疫情期间流行词语如“少出门”“戴口罩”“不聚会”“常通风”“勤洗手”“蜗居家里”等的制谜任务。

当然，这些谜语从开始到最后定稿那也是在反反复复的琢磨推敲中成形的。比如“常通风”的谜语初稿是这样的：“堂下以巾代土，四面八方开路，听着有摸着无”，经过几次修改之后，才成为现在这样的：“吊进堂下之屋，四面八方无阻，万竿倾斜入竹”，这样不但读起来顺口，也与谜面更为准确贴切，自觉升华提高了不少。再如“少出门”一词我们几经打磨最后制谜为：“沙里没有水，山山叠翠美，闲来树被毁”等，这里就不一一列举了。

当我们将这些谜语发在我们的“朋友圈”之后，立马获得了大家伙的点赞，并有不少的应和之作相继晒出，一时猜谜制谜之风在我们的“朋友圈”中盛行热闹起来。

星期天傍晚，孙媳妇回来，直接就来了老人公寓。她领着重孙孙，两只手还提着三个沉甸甸的大塑料袋。一袋，白亮亮的，是五六十个一尺来长的白萝卜。一袋，绿茵茵的，是一大捧鲜嫩的雪里蕻。还有一袋，是些五色纷呈，形状各异的大辣椒。看着气喘吁吁的娘儿俩，老伴赶紧把塑料袋接过来，问：“怎不近便些提溜回你家？”孙媳妇喘口气，答：“提回去我们也腌不了。”我打趣地对老伴说：“又够忙活两天了。”老伴笑笑：“坛坛罐罐都占住了，还得找腌菜的器具哩！”

与往年一样，去年也是还没迈进冬天的门，老伴就揪着秋天的尾巴忙活开了。随着各种秋冬菜陆续上市，她腌菜的品种也不断增加。洋山药、白萝卜、芥菜、茴子白、苤蓝……这些菜，有些是子女们送来的，有些是朋友们给的，有些是自个儿买的。弄回后，挑拣挑拣，洗净，或囫囵，或切碎，分别用不同的方法腌起来。很快，不大的阳台上，便摆满了腌着各种菜的坛坛罐罐，以及阔口的玻璃瓶。甚至不锈钢锅，不锈钢盆，也被她拿来腌了菜。

其实，我们老夫妻俩，连上我百岁的老母亲，别说对腌菜还不是那么特殊的喜好，即便喜好，一日三餐都吃点腌菜，又能吃多少。所以，老伴腌的菜，绝大部分是分给其他人吃的。这个“其他人”，既有我的两儿一女三家人，也有好多亲戚朋友。甚至于老伴紧腌慢腌，有时还供不应求呢！二儿子有几个要好的朋友，在他那儿尝过老伴的腌菜后，只要在他那儿小聚，总要问有没有腌菜吃。时间久了，这些儿子的朋友和老伴也惯熟了。每到腌菜季节，老伴都刻意给他们多腌点，然后让儿子告他们过来拿。我的弟弟在外工作，他们在市里住。弟媳妇多年来，只要是冬春季节回来，餐桌上必有腌菜不说，走时，老伴总不忘给她带一些回去吃。前些日子，老伴的侄儿，第一次从这儿带了些腌好的洋山药回去。不料，这再普通不过的洋山药，竟受到一家人的格外欢迎。第二天，侄媳妇就给老伴发来视频。画面中，一家子是就着腌洋山药在吃饺子。饺子没吃完，洋山药碗倒先空了。她侄媳妇在视频中打趣：“四姑，我们吃上瘾了，你说咋办吧？”老伴也被逗笑了，忙答：“又不是啥稀罕的。想吃，就过来拿吧！”

这样涉及腌菜的趣事儿，年年都有。看着已七十有五的老伴儿忙腌菜的身影，我半认真半打趣地跟她说：“你再腌菜时，把孩子们叫过来办个培训班。把她们教会了，等你腌不动时，咱们也好吃她们的。”老伴只是笑笑，表示试过了，办不成。我有时也纳闷，看似简单的腌菜，有些人就是弄不成。明明按同样的方法腌下了，味道就不一样。老伴呢，仿佛自己的腌菜手艺能得到众多人的认可，也是一种满足。因而，虽然忙碌着，却也快乐着。每当又一批腌菜能吃时，她便乐呵呵地告诉儿女们，或早就检点着的亲朋们：“……能吃了，过来拿吧！”

一罐罐腌菜，腌出了冬日里一片灿烂的阳光，腌出了平常日子里一段暖暖的亲情。我为老伴点赞！



宠物情缘

猫咪搬家记

王建章

两年前女儿买回一只斯芬克斯小母猫，起名“呼噜”。前年5月生头胎，去年10月初又生第二窝。我发现猫咪聪明得很，那一次搬家便可证实。

10月的一个夜晚，“呼噜”在衣柜里产下5只小崽，这是它自己找的“产房”。那日晚女儿刚躺下，“呼噜”从窝里叼出一只小崽跳上床，钻进主人被子放下，又返回衣柜叼出第二只，来来回回把



本版图片来源：百度网

5只猫娃全叼了进来，遂卧下哺乳。是因为气温下降，聪明的“呼噜”嫌柜子里冷。猫咪是舒服了，但女儿却无法入睡，她拎出猫窝放到床上，把小猫一只只捉起放入，“呼噜”也钻了进去，一家6只首迁新居。

一日上午，大猫“呼噜”一次次进入我的卧室，还跳上了床，朝我叫个不停，喂食后还叫，它想干啥？我猜不出。下午“呼噜”竟两次叼着小猫，经过14米的跋涉，向我卧室运来两个小崽，恍然大悟，它又想搬家。因为我屋暖气热，它能感觉到。我把南卧室的猫窝拎起，放到我卧室的地上，“呼噜”随即钻进，惬意地哺乳着小崽。这个猫妈妈不简单，真会为孩子找地方！

小猫一天天长大，本事一日日见长。去年11月15日上午，一只小猫踩着地上的箱子上了床，接着爬上暖气。其余小猫一个个全从这里爬了上来，“呼噜”随后也上了暖气，躺下哺乳小崽。两年前我就在暖气上铺了些布，此乃“呼噜”冬天的暖床，它常在上面享受。

午后，我想还是让它们回窝为妥，阻

断了通往床上的通道，小猫全进了窝，可它们马上跑了出来，四处散开寻找上床的人口，其中一只最聪明，站在床边抬头望了望，向上一蹿上了床，疾步跑到暖气上。我上前把它抱回窝，它立即跑出又蹿上，往返三次，我只好放弃。过了一会儿，地上的4只小崽回了窝，猫妈妈钻进去哺乳，唯有暖气上的那只小猫乐不思乳。后来“呼噜”发现了它，跑到暖气上单独哺乳这个与众不同的小崽。

夜幕降临时，我进入卧室，竟看到6只猫咪全卧在暖气上，小崽们正美滋滋地吸吮着妈妈的奶水，多么和谐幸福的一家！我不知道小猫是自己蹿上来的，还是被大猫叼到此的？我只得尊重猫咪的选择，打开所有的通道，从此它们又在暖气上安了家。

十几天后，5只小猫崽将离开这个温暖舒适的家，离开哺乳它们的妈，分别迁移到新主人的新居。相伴相随两个月，我们会恋恋不舍。其实人生本如此，很少天长地久，多为曾经拥有。珍惜当下，过好每一天。

摘酸枣去

陈士琴

那天中午，我跟着酷爱爬山的老伴，从家门口一直往西面的大山方向走去。50分钟后，来到了一片荒无人烟的野山坡上。

老伴为了挖野蒜，已经两次光顾这里了，这次是带着我摘酸枣来了。出发之前，我问他远吗？老伴说，不远，半个小时就到了。啊，时间超过了，原计划两点半回家，怕是会晚些。

这个偏僻的荒山野岭上，杂草丛生，没有人烟，走汽车的土路都是坑坑洼洼的。摘酸枣，已经不是我们这个年龄的人玩的事了，幸好一路上没有遇到人，否则会笑话我们两个白发老顽童了。管他呢，就算是远途跋涉了一次吧。

临出发前，老伴担心酸枣刺扎手，用纸片做了一个袖套状的东西，还起点作用。时间在一点点过去，老伴还在四处满是刺的酸枣树丛里，认真地寻找着一个个小小的红酸枣。我在杂草中穿来穿去，在靠边的酸枣树上摘着，裤子也扎满了刺。“4个多小时过去了，该下山了。”我催促着老伴。最后，他的两只手都被酸枣树上尖利的刺扎得流血了，这才动身返程。一路上，我们还在开玩笑，明年再要来的话，一定要多准备一些防护用品了……

吃罢晚饭，我把和老伴辛苦摘下的一堆酸枣，清理好洗干净晾出来了……

第二天早上，我穿外衣时，背上还挂着几个带刺的苍耳籽。前一天走得腰酸腿困的我，睡了一觉也没有事了，真好！

